

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

趙樸初題



永樂北藏第一四八冊目錄

- 高僧傳 續前 (本冊卷第九至卷第十四 伊九—尹四) 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淨撰 (尹五—六) 一六九
○南海寄歸內法傳 四卷 唐義淨撰 (尹七—十) 二二一
○續高僧傳 四十卷 唐道宣撰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六上 佐一—時九) 三四七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闡若符契

令潔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并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避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長策
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

高僧傳卷第九

伊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蛟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

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
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
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
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并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
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

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
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
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
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
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慧亭見於上恒象
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
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
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
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
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
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
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
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

伊九

二

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
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
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
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
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
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

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
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
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
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
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
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
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
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
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

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
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
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令人取奴
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
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
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
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
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
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
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
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
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

伊九

四

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

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
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
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内中寺遣弟子法
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

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
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
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
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
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
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
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
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比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
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
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
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
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
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伊九小人乘公馬濟與
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
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
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
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

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
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
氏虎彎弓撚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
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
軍出淮泗隴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
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
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
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迺信悟
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
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
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惡
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
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

伊九

七

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

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

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
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
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
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
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
料簡詳議真偽伊力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
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

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
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
諸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
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
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求世作則苟事允

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
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鼃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
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
伊九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

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
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
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
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
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
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
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
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
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

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
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
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
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
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
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
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
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

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
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今趙史遂無隱
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
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
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
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
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伊九

十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
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
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
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
公血胤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
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

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
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
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
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
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禍耶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鐐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輟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
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
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
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
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
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
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